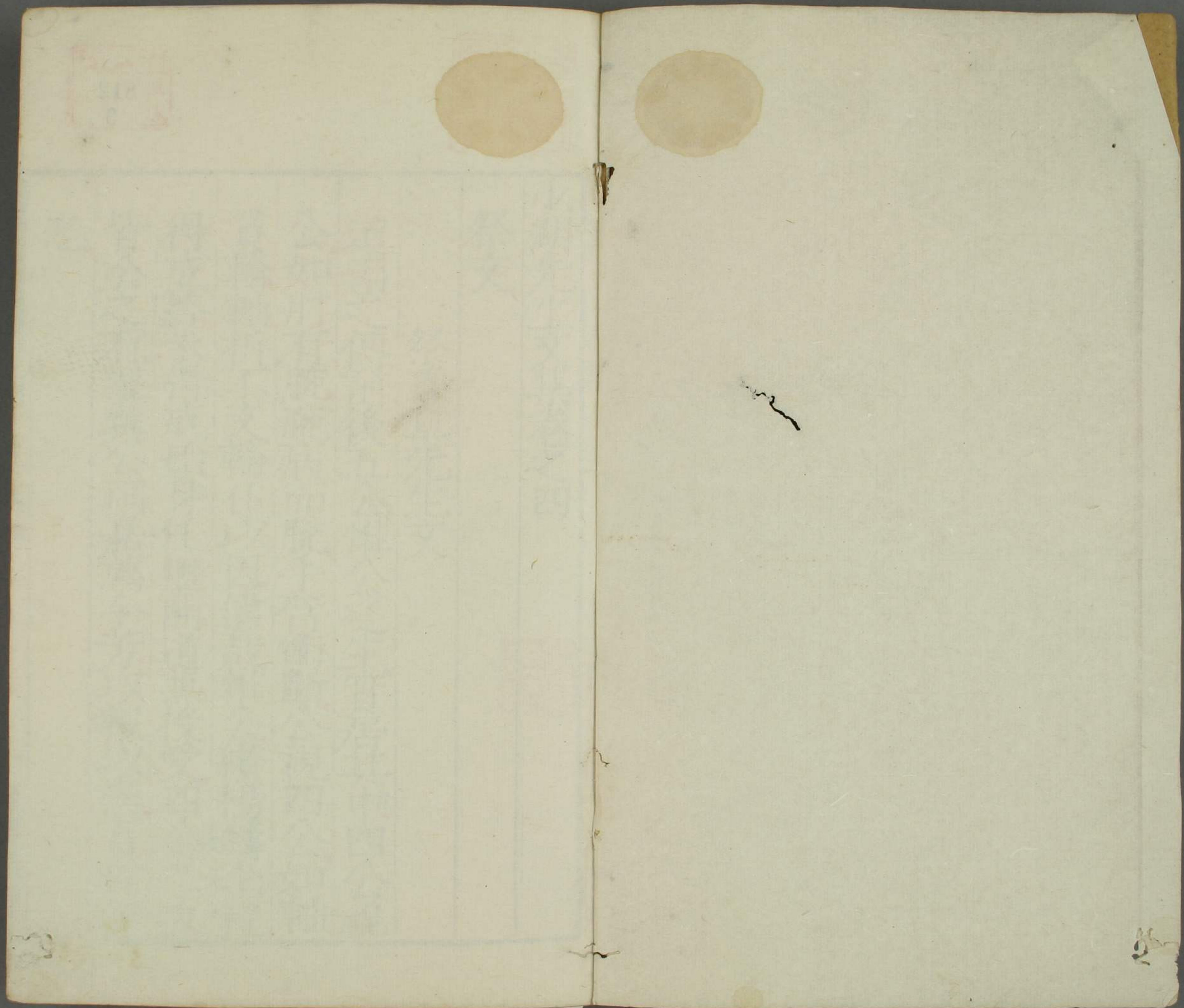


少湖先生文集

利

特
和16
812
3





16
812
3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
公如肘有腕腕病而脫手臂衝斷公視四公如軸
負輪軸折不支輪仆以因備哉惟公績揚鑄李程
得成終朱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四公之功
皆公之有翼翼公祠嘉薦令芳以報以崇百世勿
忘



祭了齋先生文

嗚呼萬物之在寓內咸歛盛而修衰惟正氣之不可泯歷千載如一時繫先生之在宋抗直道而矢危詞披城狐之潛慝攫蛄虎之兇資悵顛沛其屢經秉孤貞而不移夫豈惟軒冕之匪圖曰鼎鑊吾甘之暨先生之終遁兆南渡之在茲撫往事而興懷至今重謀國者之嗟咨惟我生之最晚幸遺文之獲窺掩陳編而愧想見彷彿於英姿登堂以拜瞻益顏汗而愧信正氣之恒存激頑懦而蓋說隨豈如彼靡利之銷歆流睨雪而走春漸何妾婦之營營尚迷溺而弗思儼衣紳之在庭薦椒漿與明粢蓋非獨寫吾心之仰止亦將俾邦人之識所師

晦庵先生祠祝文

孔孟之沒聖遠言湮維天之靈實牖斯人南溪之陽爰生夫子前庚後庚繼孔而起鼓篋來遊延平之門乃自歎流益探其源以承往聖以開來學儒曰大成民曰先覺功德之隆昭被萬世茲惟誕辰

敢忘所自。以我清醑。與我明粢。以裸以將。豈惟我私尚享。

鄉賢祝文

於惟諸賢。後先有作。德業文章。表茲來學。我遵我豆。時祭之供。高山景行。我懷曷窮。

名宦祝文

於惟群公。來宦于茲。政善澤流。民具用思。我裸我將。罔敢或怠。規矩繩衡。我式斯在。

祈雨告社稷文

代南園邦伯作

某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雨弗時行。三農告病。惟某有罪。民則何辜。是用齋沐。虔告于神。惟神道本承天德。專育物無曰。某之故。惟民是矜。資我甘霖。介茲百穀。民之率育。亦惟神休。敢告。

得雨謝社稷諸神

某頃以歲旱。恭禱於神。自癸巳迄丁酉。甘雨再零。四野霑足。其實不德。何能感通。惟神祐民。資之黍稷。使其吏士亦免罪愆。功德溥將。敢忘報謝。惟神

降鑿益敦厥休。兩暘必時。育我黔首。奉神之祀。永
永無斁。尚享。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維嘉靖十一年月日。姪延平府推官某謹。北望號
哭頓首。緘詞使第某。以羊一豕一。清醑庶羞。昭告
于。故叔父鄉進士谷易府君。曰嗚呼。我叔父。遂
至此耶。昔在庚寅。某以狂愚。見斥於

朝。叔父賜之手書。且勉且慰。某以爲我祖考積德
至深。其實不肖。無以承籍先澤。天用降罰。誅于其
躬。在叔父及諸兄弟。當有大亨。以稱天之所以報
我祖考者。嗚呼。詎意某罪重惡極。幽囚困踣。未足
正天之法。而流波餘焰。燔灼浸淫。玉燬山頽。使我
祖考積德之報。亦未有徵耶。嗚呼。哀哉。叔父年五
十有五。於壽爲下。去歲送某以南。指酒而祝曰。
願汝早還。以與我共此觴也。嗚呼。世之傾險。讒賊
不循軌者。天旣未能殛。以示刑。其次卑佞庸瑣之
徒。亦保護愛惜。不忍少奪之筭。何叔父冲夷介直。
未登下壽。言在某之耳。貌在某之目。而遽已不可

作耶。某今則未有還期。誠使遇

天子寬慈哀矜孤遠。一賜北歸。亦何由得與叔父償此約也。嗚呼。天之道其遂不可測耶。某自少時。每侍叔父。輒獲奉仁義。庶耻之訓。童心俗見。指以爲迂。率意宣行。日入於過。近始覺悟。欲一去凡陋。趨於高明。追惟前言。翹首新誨。覲有成就。以無增祖考之羞。重天之怒。而叔父遽舍我以歿。嗚呼。今而後。其孰有愛我界之見聞者乎。抑孰有愛我教之不從而又諄諄焉者乎。然則某雖欲少進於善。其

道無由信。天罪某之峻重。懲於往昔。而又絕其自新也。嗚呼。哀哉。某始聞叔妣喪。慟哭累日。毀疾未平。又復聞叔父之訃。竊見天之降罰於我徐氏之亟也。蘄而不知。悲者踰旬。哭而不能食者累旬。迄于今。惴惴然懼天譴之。不期而憂禍變之。無所於避。日行於青天白日之下。而凜若風霆霜雪之將交。作而互至也。嗚呼。叔父其又何以慰吾私耶。某今生三十年。於人在少壯之列。然而百病侵陵。精血衰耗。讀書作事。過眼昏忘。自知其材不足復用。

於世倘藉祖考之靈獲有北歸當即買田習耕長
伏草莽以區區不肖之身塞天之怒而以祖考積
德之澤貽我兄弟子孫叔父有知其尚有以相我
否也某聞叔父將以九月之朔往厝於幽果然某
某不獨不獲侍叔父即欲一見叔父輦妻銘旌已
終不可得嗚呼哀哉延僻在萬山之中北望鄉原
千里而遠某之處此入無室家之奉出無總功之
親孤蹤渺然未有住著幽明之懷寄此一慟叔父
其果知乎嗚呼哀哉尚享

祭董約菴文

錫橋之父

惟公子才而行侃侃而立善耻無聞施若不及縉
紳高溫石之風宗問飲郭范之澤肆庭訓之有自
爰大成於今子倅顛而遷佐延而理亨衢坦其在
前駿足倏以千里胡哲人之遽逝鬱素望之未償
郡惜循良之去鄉悲典刑之亡數則誠不可知理
亦似渝其常惟我同僚欣戚爲一哭死吊生情倍
悽惻踣陳詞而致奠聊寄哀於冥默尚享

祭蔣敬所閣老文

昔在

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帟肅如其容藹如其輝葆正養中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漸濡膏雨暨相

武皇後先群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護從容匡扶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間

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翼

龍于潛殪狐于穴旋轉乾坤揭昭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江洞庭自謂不及

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纏氣收光嶽維公在

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持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翼其等無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哭豈私戚惟公有知

鑒此衷臆尚享

祭楊宜人文

惟靈貞順儉勤君子是宜亦有善訓今子是師君子之政庶平惠慈顧茲別駕未罄厥施今子之才藻麗瓌奇發爲文章見者皆靡陟明薦鶚方將有期胡不少俟而止於斯君子之吁邦人具悲今子之慕邦人具思况我士類君子所知托交令子猥以文辭傷悼之情其曷有涯生芻旣將酒醴旣醴尚其鑿止式慰我私

墓誌

承事郎陸君原道墓誌銘

嗚呼此承事郎陸君原道之墓也陸故爲吳下著姓其居崑山者機雲以後衣冠之盛莫或先焉原道之先世別居墩上村自其曾大父道清大父興父禎夙有令聞以及原道益能大其傳而不幸以死予於是知物理之不可常壽天之不可期也予始不識原道自爲諸生每接其里人問有隱君子乎首以爲對後舉進士見都御史豐城吳公自言

尹崑時邑中之好義無如原道者最後見鄉進士
楊君偉所稱述尤詳予於是知原道之善聞於人
人而悲其不幸以死也楊之言曰原道富家子然
多讀書好賢下士出於至誠少孤能悅其母與弟
原性友愛無間言女兄歸朱文博者相繼淪沒能
恤其孤孤死又恤其婦女弟歸某氏者能賙其窮
楊素長者其言可信予每欲一見其人未果也今
年嘉靖乙酉六月二十九日聞原道喪越三月其
壻諸生蕃復以楊所為狀來徵銘曰原道個儻多
大志御家人極有法以輸粟授承事銜嘗重鄉賦
有荒田千餘畝民病其賦重者為請諸有司率蠲
其半垂老未有嗣日縱飲為適卒以酒亡其身予
於是益知原道之賢而深悲其不幸以死也嗟乎
賢如原道使幸而不死當必有嗣使其少知自愛
雖未即有嗣當亦不速死顧劉伶阮籍之徒以酒
全其名而原道獨罹其禍豈非命哉原道生成化
癸巳五月七日距其卒享年五十三配沈氏既疾
革以從兄子鸞為後女三長適庠生周南側室陳

氏出次即贅諸生沈氏出李適鄭雲側室馮氏出
孫男二長靜次郊女一原道名天秩別號橘林卒
之年閏十二月十三日葬鷄鳴塘先隴之次銘曰
才足以世其家而弗克享其有善足以及於物而
弗克以庇其後豈造物者之難謀乎吾聞原道卓
有令名百世之下可以不朽

明故劉君應賢墓誌銘

故劉君應賢今華亭令體乾之父也體乾舉嘉靖
癸未進士尹龍舒部使者薦其才改華亭未期遭
君喪以去嗚呼自君之亡而鄉里之後生失其所
師資矣其諸君子無所與遊以上下其論議矣體
乾去而華亭之民不獲蒙其惠澤矣惜哉體乾嘗
爲予言尹龍舒時取道歸省後當行君持杯酒爲
餞且祝曰吾願汝一不負

朝廷責汝之意二不負父母教汝之心三不負祖
宗清白之傳四不負君長斯民之實體乾奉四不
負以爲政故所至皆有聲云君幼聰穎爲中丞貴
溪丘公所重弱冠補邑庠弟子負累困場屋因棄

去肆力課諸子比體乾兄弟皆有成立鄉邦翕然
賢之性喜施與尤加意族屬或值空乏至節衣食
爲助家居督僮僕事耕耨聲色勢利漠然無所動
其中每生日輒不舉樂其孝友廉潔之行類如此
歲乙酉體乾日報政貤封有期而遽以疾卒痛哉
君生正統乙亥正月三十日卒是歲九月二十五
日享年七十一諱增哲應賢其字先世居潭州九
世祖文誼遷荆之石首家焉子孫今爲石首人曾
祖歸永清永樂甲申進士翰林侍講廣東右布政
使祖諱東耕以子貴封刑部主事父諱熙初成化
甲辰進士刑部主事配魏氏先卒若干年繼張氏
皆有令德子男四長欽承歸庠廩膳生次欽順體
乾名也魏出次欽受邑庠生次欽善尚幼張出女
二早夭孫男二淳化淳脩女四欽承輩下以卒之
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之原予體乾同年友也素
高君之爲人且重體乾之請乃而銘之銘曰於惟
劉氏在潭而蹇繼徙荆南五世三顯侃侃方伯文
章鉅儒施于刑部以曄以敷猗嗟應賢生不祿仕

抑歛埋藏闡揚者子斯銘之揭非以示私美矣哲人吾道之悲

明故左孺人劉氏墓誌銘

故孺人劉氏今蘇郡節推左君晉卿配也嘉靖癸未節推君舉進士其秋拜官于蘇孺人隨以行明年甲申正月十八日卒於官舍越三年丙戌十有一月節推君治蘇有成政將朝

京師便道奉孺人以葬乃以戶部員外周君少安所爲狀來徵銘予君同年友也習聞孺人之賢銘其可辭孺人諱某東昌之丘縣人父鑑以善聞於鄉里母苗氏伯父銘乙卯鄉進士仕爲代府審理兄弟三人一補國子生其二邑庠弟子員稱邑鉅族孺人之生也貞慧淑婉鍾愛於其父母少長精女紅讀書通大義審理君奇之謂不可與凡兒偶故孺人之未許配也有令譽焉年若干歸於左氏時節推君尚家食而尊翁倅遼州西墅公治家素嚴孺人以孝故事之州倅公謂賢左氏雖世仕宦然州倅公居官廉節推君又方以讀書爲業故其

家無厚產孺人躬績紡損服食以相之節推君用
能肆力於學或時事嬉遊孺人必正言以勸故孺
人之爲婦也節推君之進取有資焉節推君既貴
孺人無矜容每勗以樹立比疾革猶以爲言故孺
人之卒也節推君哭之盡哀州倅公與其配太孺
人哭之哀家之大小內外族黨哭之者亦無不哀
其夫之朋友相與走吊悼惜其友而厚者爲節推
君哀焉嗟夫是可以觀孺人果能賢矣孺人生弘
治壬子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三子男一爭光
女一愛貞俱幼葬以丁亥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之
原銘曰生而賢其譽已馳長而歸其歸也時令德
與儀君子是毗宗人是宜壯而榮益虛以卑燕而
規其言可思不幸而死吁其悲何以慰之兮刻此
銘詩

貢士鳳樓孫君墓誌銘

鳳樓孫君既卒之三年將以其月某日葬其弟文
采率其孤子孝奉沈君舜臣狀來徵銘嘉靖壬午
南畿之試予與君同舍時君既久負時譽又以行

優為提學御史蕭公先生所賞名益籍其子以為
必取高第既乃不得志越三年而貢又一年而卒
於太學予固悼君之不遇者銘其可辭君諱德章
字文斐鳳樓其號世為松江之華亭人曾大父諱
文亮大父諱士亨皆種德弗耀父諱敬義授承事
即賢而喜施予今其鄉人所稱雪軒翁也雪軒年
五十未有嗣配頤孺人夢異人出棗啖之曰是當
得佳兒遂生君君少有異質每夜讀書頤孺人輒
縮其膏油君不為廢又善屬對嘗從雪軒遊小亦

老翁曰晴峰列翠屏君應禁

入謂孫氏有子弱冠入郡庠益通

轉時輩有君壯而雪軒已老思以祿養雖為造
物所抑然實能得其懽心君子謂以善養云頤孺
人嬰末疾幾十年君視藥石惟謹飲食必祝曰天
乎其相吾母寧速咎於我躬比歿哀毀如禮從兄
永昌貧周卹之無倦色女弟歸李千戶玠中寡撫
其孤恩義兼至幼與文采君友善長而彌篤嘗諭
之曰所望同心元宗無辱我先人耳文采君用是

策勵名日相上下。正德庚午歲大祲，鄉人多賴君舉火，有貸不能償者，立取券焚之。其孝友惠，慈類如此。初君入大學，大司成以下咸器許之。予謂士有所縝，雖底於窮，其價固在。太學賢士之聚也。君乃今得定價，且將有遇焉矣。方以為慰，而詎意其卒也哉。君卒以乙酉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一配王氏，有內行。子男一，即子孝，墓在白龍潭西原。璽軒翁之昭位，惟君介介，整潔懷奇，有氣不肯隨人。後而竟以不遇，且其始生之祥，終莫之徵，豈後世必有如子雲者乎。銘以俟之。銘曰：祥無徵，即文與譽。歸祥有徵，即志與遇。滯我聞，今名不朽。是資後有知者，祥其在茲。

明故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九江太守王君諱惠，字吉甫，別號迂齋。其先青州銅川人。宋建炎間，有諱憲者，從高宗南渡，始居慈谿。傳十幾世，至君曾祖願，族久益大。願生璉，璉生二子：長暘，次棟。兄弟並以文學有聲。棟君考也。君生而穎異，嘗從司訓錢本深教諭孫文元學。二君

大奇之。邑處士翁梅軒先生將嫁其女。曰：此吾所愛。不可以與。凡子謀壻於錢。遂歸君。今翁宜人也。由是君聲籍甚。二十舉。成化癸卯。制江鄉試。閱六年。弘治庚戌。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營繕主事。督磚臨清。悉釐去宿弊。奉其父以居。能以色養人。至今稱之。甲寅。改刑部湖廣司主事。尋遷廣東司員外。廣東於刑部事最劇。君蓋以才舉。云。己未。遷廣西司。即中文。喪去官。卒。喪改司陝西。癸亥。以母喪去。再起。改山西司。君在刑部前後七年。法習聽審。嘗治獄昌平。時逆瑾用事。意有所左右。故先是累訊不決。而有司以忤瑾。相繼得罪。君往一斷以法。文辨情覈。瑾亦無以加。後歲餘。始誣以他事。罰米三百石。蓋其介如此。正德丁卯。擢守九江。九江素難治。前守以刑繩之。益肆爲詐。不可禁。君鎮之以靜。撫之以慈。興學校。崇禮義。表先賢之祠。在境者。或相告訐。徐以理諭之。皆頓首解去。訟獄遠。寧庶人之未敗也。每有求索。君采拒。不與。旅衛斯役。少馮藉恣睢。輒以抵法。故其民獨不知有庶人。

之害嘗擬擢湖廣副使不果張家以君同年居選部初賢君所爲欲引之嗾君不附已亦不果辛未春竟以忌去其所署考曰才長於治郡禮拙於逢迎云幼善詩家居十餘年之馮朋舊吟詠爲樂不一問外事嘉靖乙酉六月十四日以疾卒於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正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二子男四言玄京高言京皆邑庠生玄都司知印女二長適翰林脩撰姚君惟東次適鄉貢進士玄在孫男三天保天慶天佑女一言輩卜以丙戌某月某日葬君貴縣里三峰山之原乃奉脩撰君之狀來徵銘君孝友脩謹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至臨事則慷慨奮發必行其志予往年讀方伯楊公司業陸公子淵贈君文詞則固已知君而脩撰君予同年友也得其狀益詳爲之銘曰王氏之南自宋歷元間有作者未大厥門譬彼桐梓日培其根君一發之以曄以繁君生恂恂其言溫溫乃若其中有剛者存仁以爲其義以爲藩翼翼室室縉紳所尊如何不弔梁折棟燔有莪者丘三峰之原我銘揭之

貽厥子孫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南京戶部署員外郎主事汪君漢淵之下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其考贈承德郎主事公於其所蓋公之卒至是二十有三年矣始予見淵之誦公遺事未嘗不泣以為是父子之情固然比見其鄉人言及公者率歎惜歔歔而不能禁而人之聞之莫不慕企慷慨若其生而一欲見之也嗚呼

宋末徙皖人

國朝徙懷寧聚其族成鄉焉今猶稱汪家園再傳至公會祖其族散而始微祖其父其皆不果振公四歲失母能文一歲失其父育於他姓九歲邑長者丁濬求得撫之凝重軒豁不與群兒伍識者謂汪氏有人長好客遊每出輒獲厚息業用是興然不為私蓄賂遺賓客周卹貧弱治杠梁川塗盡力乃止嘗以錦綺若干寄金陵某某私之詭以盜對為券期明歲償公公信不疑比往某會以他累貧

竟不責約而返。又嘗遊江許，見覆舟，急命僕援之。出者九人，自言舉子，當上春官。時天方寒，公延歸，親爇火燎衣，留數日。人贈衣一襲，白金一兩，易舟遣之。略不問姓字。或言公當問者，嘆曰：吾行吾義耳，何問爲？又或言公施太厚，色赧然，不敢當。且自以爲未足也。嗚呼！今天下淺美鄙人，視指毫髮利，可以取義，寧失義無所與。又其甚者，利人之危而奪之，而公之所以爲義者，至不欲知其人而責之。報此其視利何如也！揆諸古昔，不猶在先生長者之流，與宜其沒而有遐思也已。公生正統甲子六月八日，卒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三。娶錢氏，繼娶今贈安人詹氏。有懿德實生淵之淵之幼從吉水謝履素學。歲時問遺，必豐於諸生。蓋以公之賢而孺人又克相之，淵之所以有今日也。女三，長錢，出其二，詹出。壻曰葉裴，袁伯郭山孫男一。器予與淵之同舉於鄉，既又同舉進士，而濫以文辭爲職業，遂叙而銘。公銘曰：惟人有言，生則必亡，乃如其終，亦繫否臧。彼死而晦，此久而彰。纍纍

者仁中實異哉。猗嗟汪公，好義慷慨，流風逸響，沒世不忘，身則已矣，其存者長，改卜而安，奕世其昌。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姓諱某，其世曰寧國太平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隱德稱於鄉。其歸曰封承德，即主事焦公志剛。其子曰南京刑部主事煜，次熾，次烈，最少庠生煌。壻曰里之人陳祿，孫男曰廷翰、廷珍、廷爵、廷瓚、廷宣、廷堅、廷璧，凡七人。孫女曰某，又四人。其生曰天順甲子，某月某日卒，曰嘉靖戊子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其葬曰某年某月某日，地曰某山之原。其行曰：事繼母孝，事姑如其母，事封君禮敬如賓，處妯娌無忤言，亦不為比教。諸子耕讀，皆有法。煜既貴，迎養宦邸，每戒之曰：無怙威，無濫繁法，無以喜怒重輕。凡深故之報，不于爾身，必于爾子孫。煜奉以周旋，安和明慎，有聲南都。素勤儉，至拜封命，猶日事紡績。曰：以是相吾子，庶且使勿懈也。嗚呼！是可書矣。予與煜同舉進士，遂按車駕主事鄭君宰甫，狀為之銘。曰：翟之祁祁象。

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其葬曰某年某月某日，地曰某山之原。其行曰：事繼母孝，事姑如其母，事封君禮敬如賓，處妯娌無忤言，亦不為比教。諸子耕讀，皆有法。煜既貴，迎養宦邸，每戒之曰：無怙威，無濫繁法，無以喜怒重輕。凡深故之報，不于爾身，必于爾子孫。煜奉以周旋，安和明慎，有聲南都。素勤儉，至拜封命，猶日事紡績。曰：以是相吾子，庶且使勿懈也。嗚呼！是可書矣。予與煜同舉進士，遂按車駕主事鄭君宰甫，狀為之銘。曰：翟之祁祁象。

服之宜子而斯材功也繫誰封之翼翼玄宅之恤
是曰今終維內之則

何孺人朱氏墓誌銘

鴻臚何君文瑞配朱孺人南京天策經衛橫溪公
之女其祖鈍庵仕為山西副使伯父旅溪至禮部
尚書門地甲諸族孺人生而哲敏然不能以貴富
驕人被服飲食如出寒素祖母王恭人愛之嘗語
經衛公曰此恨不為男勿與凡子公亦雅欲為孺
人得佳婿求者繼往率不應嘗取後媒者言文瑞善

讀書又其祖父皆世仕宦公欣然曰吾固聞之退
以請於母賓替其議龜效其吉遂命孺人嬪於何
既入門女工婦職上交下字不爽其宜閨門之中
斬斬翼翼文瑞就外傳每歸覲輒促之行後遊邑
庠卒業國子燈火之費皆出孺人謁選之日戒行
李待發不煩一言文瑞年四十未有嗣為博求媵
妾曲體陰遇諸所數近尤如勞獎常曰子不必自
我出要不可使何之後自我無傳故今文瑞側室
之子壘然二人焉孺人力也嘉靖八年文瑞既拜

官遣使迎孺人二月二十七日未及行以卒享年
四十八女一嫁為庠生張朝售妻朝售大司馬莊
懿公之孫刑部檢校起雲之子孺人所自擇文瑞
卜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孺人姚溪祖塋之次
屬予銘孺人弟婦曰沈者予室人姑也慧而有禮
外舅兄弟並以文學有盛名然家政必咨之每語
決即令子姪曰汝姑云云諸少莫不唯唯予蓋素
賢之而數見其稱孺人謂其他可能至不妬非人
所及然則銘孺人予不得辭也銘曰詩稱婦人無
非無儀其在周南詠歌螽斯匪儀弗臧不妬其德
德踐儀脩是惟內則吁嗟孺人德儀具有我銘其
幽以識不朽

封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太孺人唐姓諱某贈文林郎南京雲南道監察御
史石公克寬之配御史瓘之母唐氏京師巨族其
女之嫁者處者行輩率十餘人惟太孺人明敏惇
厚愛於父母雖諸女亦自謂弗及也弱并歸贈御
史公公固長者事親孝與朋友有氣量太孺人能

一順其志。君常斗粟尺帛，不妄費而賓祭醜醴之奉，必具珍美，公甚宜之。公以常業舉子，以家累棄去。數謂太孺人曰：吾生也，書弗果，自樹有子，必使讀書。其後子環生，次珍，次今，御史君生，則皆使就學。太孺人益自任家事，削衣貶食，以造諸子。比公沒，不懈。三子者，卒相繼成立，環補順天府學弟子，貞珍為耀武營掾，而大發於御史君。君之言曰：瓊蓋孤，其至於斯也。吾母氏力云：嘉靖戊子秋，天子以大禮告成，覃恩海內，太孺人拜，今封于時御。

史君方以風采論議震動兩都，既貴且賢，而太孺人固在，食其養，故人余謂太孺人為美也。御史君以巡江復

命奉太孺人北歸。六月二十一日，舟至淮陰，疾作，以卒。距其生正統辛酉三月一日，享年八十九矣。太孺人二女，長適李珣，次適龍驤衛千戶劉升，孫男三，濬、瀾、沛，孫女八，曾孫男女五。御史君卜以卒之歲某月日，塋于都城南八里庄之原，乃奉同年御史司馬曾瞻狀來徵銘。銘曰：有封有年，有孫有子。

而葬以時吁嗟乎安只

存養曾君墓誌銘

成化弘治間寧都之小源里有隱君子曰存養曾君諱某字某某先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壽官某世以種德為務然未有顯者壽官生五男子君於行第四警敏峻潔壽官奇愛之令就外傳年若干讀書知大義見者謂將亢其宗矣已而以家盡棄去云君壯每自以失學惴惴恐行不立事壽官夙夜弗懈得比權心與兄弟處無忤色從子婦李氏早寡竭貲力撫之娶居五十餘年不知有喪置祭田立家塾以祀以教咸有法度歲饑

詔民入粟賑濟未有應者君奮曰已有積不能散忍更違 詔以自殖耶即輸粟五百斛于官有司以聞賜冠帶題其居曰尚義之門郡嘗募民脩城脩養濟院鑿天柱灘之險暨今邑學之建君皆捐金為助意氣慷慨若家事然晚好山水與賓從遊歌釣奕瀟然塵表至其獨處則整冠危坐終日無惰容曰以是有吾心養吾性蓋君天質之美捷見

妙悟不事章句而於爲學得其大端生平行實多
可書者實本於此故其自號曰存養而士大夫之
知君者亦皆以存養稱之弘治丁巳六月二十
一日壽七十三以卒子男三長信古次信時次國子
生瑄信時配李氏出信古瑄側室任出信時生一
歲失其母任實字之君繼娶危氏而子女婚嫁之
事多任之助君卒之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任卒信
古輩卜以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葬君里之新田
坑遂奉任附焉女二婚曰胡奇村義官賴廣仁孫
男七某某女四曾孫男十四某某女六玄孫男一
某女三君之葬至今嘉靖庚寅又二十八年矣瑄
謫選入京師泣謂予友鄉進士李正之曰瑄葬先
君子有年而墓中之石未刻竟實有待今不幸卒
未有成立竊恐先君子之行不聞於後也敢丐狀
焉將徵銘於史氏正之曰諾爲狀授瑄而屬予銘
瑄故與正之友其從子思復受學焉夫交人父子
之間於其世德必有徵乎予故按狀而銘之其詞
曰去聖既遠空言繁學士往往失其源離心去性

爭逐喧寶拾土直捐瓊璫備哉曾君扶其昏曰性
吾養心吾存君不可作誰與論刻銘墓中示後昆
彼往趨者回其轅

光祿寺寺丞周君墓誌銘

嘉靖己丑七月二十六日光祿寺丞周君卒于京
師明年庚寅其子國子生文采匍匐迎君喪以歸
將以某歲某月某日塋奉吳固始子南狀來徵銘
予生晚不及與君同

朝顧君歸休尋以親戚相來往比再入京師予往

候時予方病起意拳拳以強食爲囑後數遇予見
予色稍克音輒大喜不啻其口出則予於君之卒
能遂愜然已乎爲按狀而銘之君諱時勅字欽甫
別號古山其先汴人宋高宗時有諱友德者仕爲
將仕郎扈駕南渡占籍華亭之舊溪子孫遂爲華
亭人高祖諱汝明仕元爲千戶知元之將亂退儲
書教子弟鄉人謂賢曾祖諱仲齋祖諱潛考雪坡
公諱庶務農尚義

詔授七品散官君雪坡長子少聰敏好學尤善楷

書伯父少卿寧齋公奇愛之年若干應儒士之選
郡守鄢陵劉侯以為第一名翕然起弘治間累舉
不第會

孝宗皇帝徵能書者俾直

文華供內制君嘆曰是獨不可致身耶因以書進士
大夫評之者謂適勁有古法造請無虛日名又翕
然起

武宗皇帝初與脩通鑑節要諭府群玉成授鴻臚寺
序班內直如故已卯脩文獻通考成特遷光祿寺

丞

賜五品服一襲君既於京朝為堂官又日侍

秘殿從容翰墨之間足之所履有士大夫終其身所
不獲至而其所事有公卿大僚所羨慕以為清萃
而不可及者雖不克一取科第其亦不可謂不遇
矣嘉靖壬午謝事歸與朋舊吟詠為樂得詩若干
首戊子秋北上居京師一歲而卒距其生成化戊
子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二惟華亭居東海之
濱地僻以下然而才俊之士徃徃生於其間姑論

以書起家者兩沈學士夏太常宋京兆父子張南
山尚書皆顯名一世說者謂吳之多材猶蟹之有
裙信然今數公者既皆不可作而君復繼以逝錦
函寶帙藏任

天府長篇廣額流落人間百世之下所共愛慕為子
孫者其又可不思所以葺而存之也乎君配楊安
人有懿德子男一即文采女二長適南山尚書之
孫中書舍人張明師次適東海先生之孫岸生
其權孫男一其墓在其鄉之原銘曰周故世族光
祿佳士業文不酬乃以書起肅肅

文華日侍其間鸞群鳳朋鸞鷺之班嗟嗟周君可謂
遭此我銘揭之以慰生死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宣城伯夫人姓張氏塋亭龜蛇里人夫父塋仕至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有聲

孝宗朝贈太子太保諡莊懿父景以尚書蔭授福
寧州判官病不果往為詩文自娛終夫人生而娟
好又性儉素諸所被服不慕華美尚書愛之携以

自隨口授女誠能通其指由是滋以為慧必欲使
為貴人妻年若干遂歸衛氏配今宣城公於勲衛
和順端恪動準矩度閨門之內不聞忤言公祖壯
勇公性嚴毅雖處父子如在朝廷下至飲食亦務
精潔夫人代姑碩夫人綜家政輕重高下不爽銖
兩躬執烹爨事承其權每有約束壯勇公必問家
人是新婦畫否曰然即笑行之食上必問是新婦
調否曰然即畫嘗之如是以為恒壯勇公面謂夫
人曰新婦賢善事我宣城公父子亦因禮夫人有

加後遭三天喪相宣城公襄事戚易如禮公既嗣
伯充佐以道間有諮議輒對曰妾聞之吾祖云云
諸子侍側數正色語曰吾昔見吾祖言五侯家子
弟好奢逸鬪鷄擊鞠走馬舞劍以蕩凌德卒致傾
敗心竊傷之汝曹幸有世祿惟日敬畏可以久存
如五侯家所為慎勿學也諸子咸奉教戒不敢以
過失聞嘉靖甲申拜伯夫人封唐寅春

皇后親蚕北郊

特詔充三公命婦禮成

賜衣二襲其夏

上作園丘命公知營建提督神機營如故公退朝夫人迎賀曰

上知夫子實深以有茲選惟妾亦以夫子之故復有事公桑

國恩至矣妾則無以為報夫子其重圖焉秋九月邁疾公日往視辭曰夫子有國事毋以妾為憂比疾革語終不變公涕泣頷之既卒哭之慟為不再娶亦不畜婢妾曰以是下報夫人嗚呼女德之助

其來尚矣碩在紈綺以及閭巷狃安習惰局見溺聞雖徽美必彰而植立彌寡若夫人明於理道脩身飭辭卓然自出流俗以與古名姬淑媛上下休稱豈不可謂偉哉宜宣城公傷之深也夫人卒以十月二十九日距生成化丁酉二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歲辛卯某月某日葬都城西翠屏山之陰所生子男三人長守正次守忠又次守信女二人長適楊司空子右府都事木次適游都尉子錦衣百戶鉞孫女二宣城公謂葬宜有銘而予嘗執筆

隸史氏又與夫人之第刑部檢校啓雲好也遂奉
李正即尚綱狀以請予不得辭銘曰張氏世德龜
蛇之原施于尚書不替益敦尚書之教被其女孫
其中旦旦其容溫溫女孫未歸元勳之門不忝不
驕以封慶源慶齊厥躬將畀後昆曰忠於
君遺言則存凡後之人其永勿諉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竹賓吳君屬纊之前一日既經紀其家事乃以書
屬其友雷子龍津鄭子劍溪曰臻死必二子者狀
而請少湖子銘君卒且葬黃子語鄭子曰子交竹
賓稔於我盍狀諸於是鄭子為狀而偕黃子詣予
以銘請如君言始予與君處重其敦朴謂有古
長者之風乃歲元日子許以文為君七十壽未及
期君病度不可作則又心許銘君然則予今不得
負也按狀君諱臻字至善南平之普安里人其先
世號審律先生者有重名於宋十一傳至通直郎
奎又幾傳至君曾大父董三董三生仲祥仲祥生
仲純皆克嗣其德仲純三子君於行第二仲純擇

而教之未冠補郡弟子員歷二十餘年貢入太學
卒業圭峰羅先生之門有能文稱弘治辛酉領北
畿鄉薦正德甲戌謁選試高等拜廬之無為知州
州故濱江多水災君堤防賑貸具有條理又為釐
馬政之弊葺學舍建鄉塾表士之賢者與宦之有
聲緒者若干人民歸其德既兩考以無子不樂仕
嘉靖壬午疏歸其鄉悅梅山之勝徙居山之南麓
今所卒處也君爲人不外飾黷笑偃仰如其所懷
不隨人作悲喜每與人語雖極小事非親見不敢
言亦不能爲巧譬曲喻爲酒食召賓客營治累日
必豐潔乃發書書必閱數過然後以授使者其居
介郡縣治之間雅自重寡與縉紳相接一時樂媚
佞喜華侈者亦多不愜君所爲門之外極落寞君
終不變予既佐延刑獄亟過君乃以予爲知已然
禮貌亦不有加於其素嗚呼以君之敦朴使久存
於世豈不足少勵薄俗哉而不幸以死是可傷已
君生天順甲申三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巳二月五
日官止進階朝列大夫葬以卒之某月某日墓在

昔安鐵場之三垵田君再娶初娶官氏無子繼娶
王氏側室陳氏魏氏竟無子乃以兄輝之次子鐫
爲嗣君引且發而鐫卒今奉君以葬者輝之長子
銅銘曰慨世趨下滴其逝川孰返之猗鄉之多賢
有人顛顛寡嘆與言不豐其華而全其天後學有
瞻不幸而死典刑兮曷傳墓之石良文以堅我銘
是鐫以此寒悲兮吁嗟乎其然吁嗟乎其然
墓表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備字士美太原定襄人始司憲濟南
即有聲居四年通判順天府又有聲秩滿同知松
江未幾年董餉都下卒松之長挽而從者具棺槨
歸其喪葬所居村之西原君居濟南順天其政之
詳予不能知而松予所生其董餉之事有可稱者
遂書以表諸墓曰松賦財所出而人又甚畏其上
有司歲董餉將行長稅者輒以羨餘歸之其辭曰
贖比至都下將賂遺所知識長稅者又輒以幣帛
資之其辭曰贄仍之既久莫或能革合而名之曰

例雖費累千百親見其民鬻子女田宅以供命弗
恤也嘉靖乙酉郡倅湖南鄭君始却去之丙戌君
繼行時君素貧眾以爲鄭之志且將大殯君却益
堅日蔬食布衣怡然自適曰使我無饑寒足矣餘
非所願也都下士大夫每往見不持一物費用大
省人亦益賢君既卒無以爲歛而民有餘貨財者
嗚呼其可謂廉也已矣君之設官以爲民也官之
植廉以事君也碩古之爲廉也以德是故約已以
裕民非以干譽也賤貨以砥節非以要爵也今之
爲廉也以法是故行脩而賞隨之是以賞爲善也
政儉而罰隨之是以罰遠慝也法又不行於是無
可言者矣予觀君之位弗稱其守又每見君恭慎
質朴退然若無所能人豈以德爲廉者耶何其不
大用以卒也今天下之民日趨於蔽松蓋其甚焉
者得如君數人者字之猶懼弗足乃有一焉而弗
克究其澤其能遂有瘳乎予是以爲松人惜之也
君生天順庚辰八月十三日弘治戊午舉於鄉卒
以嘉靖丁亥正月七日享年六十八太父諱鎬考

諱璉以君貴贈順天府通判妣王氏贈安人子男
一長九章寧河王府典膳配劉安人出次九成側
室齊氏出孫男一鳳喈葬為卒之歲九月二十八
日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贊

鑑別妍媸

惟人有心如鑑斯明中虛以觀物無遁情眾人蚩
蚩塵垢交蝕迄於其終不辯白黑爰有君子令公
之胤爰復其初而以從政彼造在庭是非非是明
以燭之其狀畢具其也為妍其也為媸進無匿志
退無異辭人不知者率謂公神豈知公心不喪其
直昔在孔子實有明德民具畏止以遠于慝俛俛

我公闕里之英實紹聖學德孚治成後有繼者曷
究曷圖有鑑在心其慎勿汙

故建寧司訓林先生像贊

行絜以方氣豪而正位不滿德吁也其命化被多
士法垂後昆君子之澤奕世則存

故知解州益菴林君像贊

維州有牧曰以庇民惟儒有學曰以求仁猗嗟解
州其學不負生有絃歌死有俎豆

願菴像贊

願菴介介其容恂恂體陸之正法程之純菴蒙有
說新泉有序啓我賸聾羽翼道緒

○銘

屏銘為張奎湖作

屏之外坦乎亨衢我反而觀匪義曷趨屏之內肅
乎無譁我靜而存以思無邪屏之未設直覽無際
靈臺洞啓孰交孰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
瞻必慎必虔嗚呼屏乎朝斯夕斯我德是資我學
是師豈徒以為儀

明德堂銘

相古之治必本諸身克明峻德以新其民德明德
威民自無訟比屋可封刑措不用嗟今之治獨求
諸刑金科玉條貴踰六經上刑日嚴下俗滋敝前
姦未誅後宄已繼維是二者豈民異心任德則古
任刑則今我為刑官德亦靡類任刑棄德迂也實
愧是用夙夜思勵其愚曰明明德視古以趨徒義
遠利罔敢懈斂參前倚衡明命有赫惟欲之動頃
刻萬端德昏則易德明實難咨我僚友多士群吏

尚交儆予以就斯志

忠恕堂銘為管生見作

於惟聖道一以貫之為之有要忠恕是師忠恕維
何盡已推已已無二物學無二指盡已以推恕於
是行言乎其盡有忠之名推已而盡忠於是著言
乎其推名之曰恕推之所及覃被八埏盡之自我
一而足焉是謂一貫萬化之苑君子體之違道不
遠聖學易簡俗說支離我覺吾徒作此銘詩

傳芳堂銘

宋知劍州制度諸軍事朱公十一世孫成賢名其
堂曰傳芳惟公昔在劍州屢靖寇難值宋之亡扈
從入海以死忠孝之節流芳具存嗣而傳之固賢
子孫之事亦交遊者之願也銘以勗之其辭曰
人本同性學無異師曷芳曷否繫其所為彼佞而
姦此忠而孝遺臭流芳遂異其效芳之未植將自
勉焉矧前有芳忍墮弗傳凡作於前率有芳烈乃
後之人或忝前哲惟前有遺咸願永存嗟芳而墮
豈子豈孫侃侃節制忠孝具有遺芳郁芬實啓爾

後谷爾孫子無念爾先曰孝曰忠尚永其傳

適志處銘

龍津黃子作堂於觀物園之後取晉張季鷹氏所謂人生貴適志者題之曰適志處而屬以湖子廣其義以為之銘銘曰

惟人之志本無不適逐物而動乃始戚戚惟志之適不假外求反而作德厥乃日休是故君子乾乾聖學仁以不憂知以恒樂彼昏不知取適名位患得患失祇為心累亦有達人崇山浚池適也幾何

勞乃倍之昔在顏子瓢飲簞食左絃右歌吾適吾志昔在周公凡几赤鳥東山廟廊吾志吾適約而道泰困而心亨適則在我物豈能撓用舍惟時廢興惟命我則常適不容何病是謂適志非適於物無損無加不淫不屈黃君作堂我銘揭之彼求適者式訛爾思

先菊庵銘有序

大理丞石崖先生林公以其生先菊一日題其居曰先菊庵其公門下士習見公之操履竊謂公清

節素心於菊不知所後先者乃誌其事而系以銘
其辭曰

翼彼庵斯三山之麓何以樹之燁燁其菊庵有主
人林公夫子剛毅靜廉黃中通理公昔始生菊擢
其英帝實命之菊弟子兄公生寡合惟菊是友二
十餘年以左以右既入於朝迹是遠而公心念菊
寤寐見之曰菊與余氣味實類俾繁挈芳無使或
愧乃董學政乃佐廷平擇言而言擇地而行衆所
唯唯義則未可褰裳去之若將免我衆所斷斷義
則固然奮袂趨之如渴赴泉清節素心金完玉耀
公耶菊耶其德惟肖非清則辱非素則汙凡百君
子式慎爾圖

凱旋圖頌有序

弘治己酉故工部侍郎弘毅羅公以副都御史巡
撫甘肅會哈密戕其帥公用降虜益以我師攻其
城破之斬首二十級拔故陷沒者二千人以歸因
作此圖以識一時之績越四十六年嘉靖甲午某
始獲從其孫元凱觀之蓋公既已久不可作而哈

密亦浸強盛為

朝廷西顧之憂其竊壯公之列傷今縉紳無若公
文武者為

明天子翦此虜以綏中國也追惟之頌見區區之懷
焉其辭曰

惟羅公武且文遭

王明策奇勳歷四遷存存有聞暨奉

命撫西土咤為霆唾為雨威所加莫敢侮嗟哈密
不自虞盜弄兵速天誅額來歸公曰叮汝等降亭

汝主戈如林粟萬庾惟汝資於我取眾角稽噪以
騰爍哉師鼓以乘百尺墉一躍登取彼殘斧斷首
血模糊繫左肘笳爾前笛爾後奪彼車歸我俘西
人迎夾道呼父有子妻有夫惟此虜世驕悍懾公
威罔狎亂七尺軀國屏翰視茲圖旗雲張馬龍趨
千百年識公謨

賦

別知賦

浦南公之將行也其既為文以贈然大要能道公

之賢而於公相知之深與其所以別公之情報公之意均有未盡者因爲賦以申之取韓子所謂別知者名其篇云

繫默默其無語兮黯臨風而獨悲淚淫淫以潛下兮形神情其支離將攬轡以言邁兮昏莫識其所之試內反以自求兮紆吾心之所思惟今茲之苑結兮曰我悲之有以紛萬類之前陳兮咸仰托於知己驥或升於天閑兮或服盥而垂耳蘭或雜於艾蕭兮或佩垂之靡靡物無繫於美惡兮論亦無

恒於否臧知不知其異評兮夫固視其遇將淺九淵以爲抑兮卑重霄以爲揚幸不幸其實存兮雖賢聖亦云其徬徨嗟我生之昏昧兮濫科名之忝竊既力小而任重兮遂不支而顛跌念受知之無地兮面駢羞而中執日閉戶以省尤兮鬱予心之憊憊何美人之卓立兮獨有諒於予衷世方棄而弗顧兮炳流眄於雙瞳昇顏色於枯槁兮回沍寒之春融朝旣煦予以青陽兮夕又披予以惠風仰崇深之被澤兮紆百憂之糾縛慰野心於檻猿兮

發清音於籠鶴。悵人事之多乖兮。將天重予之靈。
倏相遠於中道兮。渺孤蹤其焉託。飛黃驃以遐逝。
兮。材固絕乎蟾蜍。鴻鵠翔其高舉兮。勢亦豈能碩。
夫燕雀之屯。如振予袂而不可從兮。倚秋宇而躑。
蹰。日既爲之無光兮。髮復爲之蕭疎。望
帝闈其何所兮。心勞勞以增病。夫豈敢怨且尤兮。傷
予之獨負乎。

明聖。睠所知之欲報兮。蹇予力之不競。進不可以倖。
干兮。退自安夫時命。惟達人之大觀兮。賤珠玉而
輕組纓。志相許而相期兮。曰姤節與令名。矢吾脩
之伊今兮。益自勵於永貞。壁既涅而不可緇兮。金
亦鍊而彌精。弄白雲以徜徉兮。抱明月而偃仰。駕
仁禮以爲輿兮。秉誠明以爲軌。樂真境之融泄兮。
窮聖途之脩廣。庶上酬於所知兮。浣予懷之懣悃。

奉椿思萱詩引

中翰何君天際喪其母二十有二年而尊翁巡檢
公以八十食其養康強與少壯等喜其父之壽也
痛其母之亡也爲圖曰奉椿思萱以示少湖子或

曰君因思以爲奉又因奉以爲思也其心誠乎曰誠因思以爲奉則知終身之思爲無益而其奉不容懈也因奉以爲思則知一日之奉爲可樂而其思不容遏也夫烏得而僞諾有已乎曰無已因思以爲奉則凡思之日皆其致奉之地也因奉以爲思則凡奉之日皆致思之地也夫烏得而問諸於道近乎曰近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大孝承承五十而慕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君生三十有六年奉其父其篤而思其母不置苟能終之於道何遠焉然則何君之學遂可謂成乎曰未也舜之事其親其大者在於順之以道而孔子之論孝亦以立身揚名爲終君之所以爲奉與其所以爲思苟非徒其旨之養而涕泣之哀則庶乎可語學之成矣言者唯唯而退於是君方徵詩士大夫而與少湖子同史事因次其說書諸圖之右方爲群王先焉

春亭詩引

寧都陳君迪正額其居曰春亭邑之後生遂相與

稱春亭翁然未有為之咏歌者也。今年春君之友
鄉進士雲山李君為徵諸士夫得若干首率與寄
悠遠足以發一時之勝稱其為春亭詩也。予少侍
先君子官寧都知迪正之為人夷而婉康而和
優柔敦厚而藹然不見其有可畏惡之色。夫處故
多抗志勵節之士其不學者或流而為勁捷又其
甚者伉健輕生之氣亦間有之。若迪正非所謂出
於風氣者耶。而又得李君為之友李固賢者鼓春
風而導和氣其功居多。方二君之相與遊也披煩
襟於琴書之間。走俗狀於湖山之外。谷風徐來好
雨初霽。偃仰笑傲使人望之而得夫溫然之光油
然之趣。如是而亭以春名何不可也。諸君子揄揚
而頌美之亦其所哉。予既以不得登斯亭為恨。又
值病不能賦一詩與諸君子。參逐上下輒以李君
之意僭為之引。浴沂有興尚當為君記之。
說

弦齋說

君子之學克已而已矣。已也者私也。理之反也。理

之在人心也。其喜怒哀樂有節焉。其出處語默辭受有則焉。其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莫不各有度焉。夫是之謂天然自有之中。非吾所能置緩急於其間也。而或有緩與急焉者。是私爲之也。今夫世之人見事焉。亟圖而亟爲之者。非其利於已者乎。不然則褊且躁不暇思者也。見事焉委之而弗爲爲之而弗勇者。非其不利於已者乎。不然則柔且惰。苟以求安者也是利不利之擇也。褊且躁也。柔且惰也。皆吾所謂私也。緩與急所由

以生者也。猶之病然。私也者。其寒執燥濕存乎中而爲根者也。緩與急也。其汗慄疲煩見乎外而爲症者也。善醫者不治病於症而務去其根。是故君子之學克已而已矣。已克則理復。理復則其心廓然而大公。物來順應而喜怒哀樂以時發焉。無弗中於節也。出處語默辭受以時行焉。無弗比於則也。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以時施焉。無弗合於度也。激之不能使之急。牽之不能使之緩。蓋有千萬人獨往而逡巡退讓於禍寬博之前。

臨財見得畏縮不敢進而慷慨決烈不可沮抑於
伏節死義之際夫是之謂時中而吾儒之實學也
胡君子剛病其質之緩以弦名齋將矯之以急夫
不務去緩之所由生而獨欲以急矯之緩其可去
乎矯之之過其無乃去緩而得急卒戾於道而不
自知乎予故由克己之說以相之將為君去其緩
且以坊君之入於急也

克齋說

龍子潛將以教鐸南赴通州造予言
別予愧無以告也為書近作克齋說相
與商之

已也者對人而言者也人與已對而形骸隔焉苟
非忘已則其欣戚不相及而自便之私生乎其間
蓋其始也以四海為遠舉而置之度外已則藩籬
設而比隣分其甚也雖家之父子兄弟亦且忌踈
戕賊之而不顧故惟仁者忘已忘已則以萬物為

一體而天下歸其仁。不仁者有己，有己則顯顯焉。圖其身而人亦莫之與。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者，欲其忘己云耳。而說者曰：克己勝私之謂也。今夫克伐怨欲，非私乎？其制之使不行也，非克乎？然而孔子不許其仁，何也？說者則曰：為其徒制之而未能去也。夫其徒制之而未能去，果不可以言仁也。則彼徒勝之而已者，吾恐其若敵國，然可以勝亦可以負，而勝敗之筭不可得恒。縱使恒勝，亦不過大將應敵之兵，而非聖人綏來柔服之事。其可以為仁乎？竊嘗觀之，克伐怨欲，其為私不同。而莫不生於有己。蓋自其欲先己而後人也，則克生焉。自其欲尊己而卑人也，則伐生焉。自其欲利己而病人也，則欲生焉。其求之而不副，則怨生焉。譬之疾病，有己者寒若熱之存乎中也，其克其伐其怨其欲，汗若慄之見乎外也。善醫者不治外而務和其中，善學者不務制私而惟克己之為要。己克則人與己混然為一，而克伐怨欲自不生於其心。蓋昔聖人之治天下，欲然以其身下人，而一物失

所直攬以為己責其物也舉身之所有與其力之所能悉推以畀人而無所靳其既也雖功業之盛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以為僅足畢吾職分之常而非有加於所性之外此其於克伐怨欲何如哉然而非聖人者之制之也其已忘焉耳故仁求之克已則私不必制而自不得萌求之制私則滅東三百方愈勞而不足此克已所以為仁而彼謂之無私意是乃不行之說而非所以語克已也昔者

與賜憲也猶蓋管之又次者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已復禮為仁示之忘已也告仲弓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告子貢曰能近取譬示之推已也告憲曰仁則吾不知蓋隱然導之克已之學惜乎憲不能問併所謂推已者而不得聞也夫忘已推已非有異道也生熟殊焉耳故求仁者太上忘已其次推已其次求私而為之制嗚呼合孔門之論仁者觀之而仁可識矣司徒王公名其齋曰克予嘗侍公江西見公之政汲汲焉先其民而後其身蓋能致

力於推已者循而不已忘已可至也予故為說其
義以相焉公如不謂迂則尚當有以請

右說

宗師司成北雍時手製以示興捧誦有年如
護珙壁抵嚴來常舉以示諸生諸生請增
入于集以便其服膺也興不敢專質諸
寅長韓鳳橋先生先生曰予意也遂命工
升之梓以類附二說後云
門生龍興百拜謹刻

虛白堂記

天下之物自一芥以往莫不以其形見亦莫不以
其情見夫苟以形見也則遇之而皆可以得其象
以情見也則即之而皆可以識其所終識其所終
則其象也著其象著則其大者不足為吾懼而小
者不足為吾惑昔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顏氏困
陳厄蔡簞瓢陋巷而不憂此其故何哉聖人之心
未嘗有物以為之蔽故其體常虛其體虛故其用
常白而其光常普其光普故其視天下之物亦皆
有以洞燭其情而彼自不能違雖達之至於天子
窮之至於匹夫以至困其心辱其身而聖人者方

且以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飄飄乎無所累也其
富我貴我貧我賤我又皆止於是而不可以有益
也非徒得於其象進之而識其所終矣而復有能
動其心者乎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吾之身亦物
也彼徒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則豈必達如舜禹窮如孔顏
而後足以動其心哉雖簞食豆羹亦將有見於色
者何者簞食豆羹先有以實乎其中也是故天下
之物其大極於宇宙而其量未始不可盡也其小
極於蟻蠅而其端未始不可窺也惟有物以實乎

其中則物之在彼者猶未以其形見而心之在我
者彼先得以蔽之貿貿焉知物之大而不知其量
之可以盡也則懼生焉知物之小而不知其端之
可以窺也則惑生焉惑與懼交而終身行乎蒙昧
之境則何虛白之有哉故夫物之遇於聖人與遇
於我者迹也聖人之明足以及物而吾不足以自
照者心也聖人之心未始有物而吾人之心物於
物者也嗚呼此虛白之說而聖愚之別也雙江聶
先生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邑素多事而先生處之

寂乎其無有也。聲色勢利雜然交於其前，而先生莫之動也。蓋其心不物於物，而足以通天下之情久矣。堂之以虛白名也，宜哉。某聞先生之教有年，其知先生不可謂不悉。樂先生之堂之成也，於是乎言。

辨

學則辨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一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禫，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尊。舍尊德性而求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

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
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
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
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
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
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
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
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
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

學亦豈謂所格致之理必有所遺乎哉
其所謂博學非闕略於時履而徒務博其見
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
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
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
了然於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
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
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
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

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為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乎。凡其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為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為俗也。今日均之為聖人之徒，則其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

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為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為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

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對

養蒙對

黎學諭瞻以督學樸溪先生之命問養蒙之方於
某某告之曰以正曰以正如何曰收放心收放心
如何曰心也者合性與情而言之者也其初也無
弗正也是故以言其性則仁義禮智純粹至善者
也以言其情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
謂之和者也無弗正也然而有弗正者何也放也

其所以放者何也蔽於私又牽於物也蔽於私又
牽於物是故或不能用其愛而仁放焉或不能用
其宜而義放焉或不能用其敬其辨而禮與智放
焉或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喜怒哀樂放焉
皆所謂放心也心放則邪收則復於正聖人者知
其然是故養蒙以正而教之以收放心唐虞夏商
所以教之之方觀於命契者可以推矣周之教散
見於三禮之間而會萃於論語論語曰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至宋朱子之作小學文推本立教之意以爲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
隆師親友之道此其於孔子之言非有異也事親
者孝之事也仁之實在事親而舉以教之所以收
夫仁之放焉者也敬長者弟之事也義之實在從
兄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義之放焉者也洒掃應
對進退隆師親友者謹信親仁之事也禮有節文
度數之詳而智莫大乎賢否之辨舉以教之所以
收夫禮智之放焉者也即其行是數者而教之以
循循焉屬屬焉不敢作好作惡少肆其愞喜憂懼
之私所以收夫喜怒哀樂之放焉者也皆所謂收
放心也心之放者收而純然復於正純然復於正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自其收夫仁之放也則
所以長人者存焉自其收夫義之放也則所以利
物者存焉自其收夫禮智之放也則所以嘉會幹
事者存焉自其收夫喜怒哀樂之放也則所立天
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者存焉而凡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皆此之積也天下

之能事有不畢乎是故養蒙以正以正者收放心而已矣雖然此非某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從其天體為大人先立乎其天則小者不能奪然則收放心者非小子之事乃大人之學也雖然亦非孟子之言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易固已言之矣

解

蒙養對解

某既作蒙養對或曰子明言收放心矣而復以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言之然則是數者即心乎曰即心也夫心者非其塊然在中者之謂也是眾理之總名也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者是心之條件也何也仁也者心之愛者也義禮智也者心之宜之敬之辨者也喜怒哀樂也者心之感於物而各應者也分言之則仁義禮智喜怒哀樂總言之則心也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而古昔聖賢之論或言心或言仁義禮智或言喜怒哀

哀樂者何也。或舉其總名。或言其條件也。夫既曰眾理之總名也。則其存也。非有所繫也。即理之存而存焉耳。其放也。非有所往也。即理之放而放焉耳。而可以一之也乎。二之則夫所謂心者。亦其塊然在中者而已矣。塊然在中者。果何嘗一日躍而出於軀殼。而有待於收。其放也。是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吾所謂收放心者。亦總言之也。收其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亦分言之也。一也。

劍溪草堂解

干將鏃鏹之爲寶。雜見於傳志百家之書。而著於晉豐城延平津之事。然其爲物不常有。其埋沒歷數十百年。僅一顯而又化去。以復於晦。豈物之寶者。理固宜然耶。抑顯晦有時。雖寶如干將鏃鏹。不能遠也。方斗牛間紫氣之見人。蓋莫知其爲寶劍之精。獨張華氏疑之。又得雷煥氏決之。而雙函始出。以顯於世。然則干將鏃鏹。雖寶苟不遇二君。吾知其晦焉止矣。若是乎遇之重也。夫延平津之化

去距豐城始發之時無幾也顯之難而復晦之處
非地誠愛其寶則史氏之言不可信吾於是竊有
感焉古今稱張華氏博物洽聞雷煥氏妙達緯象
二君沒而干將鑞錐化其或者始以二君顯後以
非所托而遽晦歟夫苟以有人顯以非所托而晦
雖微紫氣之祥化龍之異信干將鑞錐之爲寶矣
諫議舜祥鄭君家延平津之上扁其居曰劍溪草
堂君才行寶於天下而一時所遇多銛鉛刀者君
亦厚自寶不求售其寶有相類焉今世無蘂若煥

氏不能知干將鑞錐再顯之期然天下無干將鑞
錐不害於治而一日無賢人君子即漸亂以入於
亡審如有欲求寶焉而寶之者其必於干將鑞
錐也夫其不於干將鑞錐也夫吾重有感於斯堂

書徐鎮之卷後

鎮之之將歸也得文於吾師水南先生得詩於同
門諸君子嚴毅而訓厚重而則先生之爲文也道
存焉思而不過憂而不傷諸君子之爲詩也義存
焉夫教以道立者也仁以義輔者也道以綱之義

以紀之持是歸於其廬日誦而夜思及身而益懋
信所得於沈氏之門者富矣鎮之其實諸
書

復歐南野太史

承以文錄賜教弁示致知之義決迷途而道之康
莊啓聾聵而畀之聞見感激感激但所謂仁義禮
智渾然全具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即發鄙
意竊謂此是良知本體其在初學却須就良知一
線未泯之明操存充擴如所謂達不忍達不爲之

類又就不忍不爲之中去其內交要譽諸念使私
欲自銷本體日復則其妙用自然充周不窮無待
勉強此恐非一蹴能至但須識得此意以爲射者
之的行者之家必求赴之久久方得純熟不識此
却於理能不礙否只如此用功內外表裏能合一
不某少役志於富貴三年而知其無益始刻志於
文詞異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覺文詞之與富貴均
爲外物欲求吾心所固有者以爲終身受用之地
而已虛度歲時駸駸三十所謂半路出家用力宜

倍今此志雖不敢懈而工夫扞格意見乖違之處
非吾兄誰則肯見教者願不惜盡言也

復陸石溪憲副

前日辱手教未及裁謝茲又領教翰欲其為正學
書院之行以成端俗正物之化過承獎與豈其所
任世之學者趨附功利遺棄身心為文日工去道
日甚茲弊也豈惟高明憂之某亦憫而思救之久
矣顧以為端俗必先端本正物必先正身如某者
謂不甘心流俗有志於端且正焉則可謂已端已

正而可以端俗之未端正物之未正豈惟某自知
不能雖執事過信溺愛亦知其然矣而可冒而為
之上以負樸溪老先生之意下以孤閩多士之望
乎且今之俗誠未端物誠未正然有識者猶庶幾
有人焉端且正之也如以某之淺薄冒而為之及
教無所成彼碌碌之徒將遂不計為之者之非其
人以為俗必不可端物必不可正而吾儒端本正
身之學舉為虛談是其為正學行反以滋學之病
而樸溪老先生拳拳作興之意適以絕有識者庶

幾之望也。某尚可冒爲之乎。凡人之言以無爲有者不足道。惟有若無者乃謂之謙。而其無爲無者直可謂之實說。某今謂不敢當任。蓋道其實非以爲謙。執事方謂某能端俗正物。必不至不信。某斯言之爲實。伏無與。樸溪老先生再加詳議。務在得人。以成盛舉。非直閩多士之幸。惟某之幸。莫有大焉。干冒尊嚴。無任惶懼。萬惟昭亮。至感。

復潘樸溪提學

姚生至伏領教。翰學之不明久矣。乃今得大君子毅然思闡揚之。所以嘉惠後學。左右斯文。甚大。某敢不拜賜。但欲以講學之任。遂委之於某。則某自揣不敢奉命。蓋成已成物。雖吾人實學。然必已既有成。斯可成物。若某所病。正在未能成已。夫已未能成。而遽欲成物。將何以爲成之之具。如已未能成。而妄謂有成。則是自欺。語人曰已成。則是欺人。執事固將教斯世以實學也。而容以自欺欺人者爲之。則乎。執事此舉。必得其人。斯可有益。某竊爲執事謀。欲得人於師帥。則莫若石溪老先生。欲得

人於鄉士夫則莫若前太守黃 前御史朱 高
即中林 欲得人於諸生之中則莫若林
執事誠禮而致之某雖不敏敢不率先延士承
教門下如必責某冒爲之是執事不欲爲多士得
師而不肯自成此盛舉也某實不敢且重爲執事
惜凡某之言皆出誠悃非爲遜避姚生所知執事
尚垂亮焉干冒尊嚴無任惶懼伏惟宥罪至感

寄游行簡進士

延平科第寂寥久矣得執事振起之豈惟鄉邦之
幸實有司者之光也喜甚慰甚其奈赴宦途十年
每見士夫以不舉進士爲歎試問之皆言人之待
之猶夫人也有蘊而不得施也及究其自待則亦
未見其能不猶夫人也未見其果有蘊也然則未
可專以咎人也今執事舉進士矣人之待執事異
於人矣蘊也可以施矣其所自待者又容可薄而
施之者又容可無其具耶執事平日純靜端謹此
其素蘊已自過人如其之意竊以爲君子於道有
一毫體之未實皆爲所蘊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

古昔聖賢皆爲自待之薄。願執事更充之。使人曰。延平復有士如文靖文質者。則所以爲鄉邦之幸。有司之光益又大也。其妄恃於執事有一日之雅。又見執事之謙虛樂善。故輒布其區區如此。萬惟不罪。時下初暑。動履自愛。尤祝。

寄歐南野太史

丙辱雲翰受教良多。某近日與朋友講論。正竊見得誠之一字於學極有力。今人做不到聖賢地位。千病百痛俱自不誠致之。是故謂誠者天之道。誠

之者人之道。只一念之發。不能存誠。良知便從此失去。况望其能致也。承論及鄙心益用自信。甚幸。甚幸。此間朋友某每與論說。頗亦謂然。但未能遽脫去舉業。今亦姑就舉業中教之以聖賢明訓。實體諸已。由良知一線未泯之明。致之以復其全。俟久。或當有成耳。思說年兄去歲曾勞簡寄。茲賤體偶不快。未及答。相見爲一謝之文。錄專候德弘兄寄來。入刻。久不見到。遂併向在吾兄處所得二冊。亦未果梓傳。倘德弘兄編輯。尚未有緒。就望見

示庶得先梓此二冊也。王生行力疾附問。生資性頗溫雅。但於爲學未見其甚勇決。此實其感導開發未盡其方。不可專以責人所望。吾兄振作成就之也。天氣漸暄。道體若時自愛。

寄程松溪太史

去歲辱手教。又時時從東崖侍御得承起居甚慰。某幸於吾兄處聞致知之方。迄今兩年。雖猶未有所得。然覺隨事隨時。有實用力處。不落空虛。不假外索。而向來學術。未有若此之真切簡易者。也。吾兄之賜。何敢忘。何敢忘。近日更有新得。亦有之。願不惜見示。王生行敬此。布。悃。王生頗有志於學。嘗從某遊。然而淺薄。不能有所開發也。吾兄俯爲成就之。何如。病中不一。

與子明弟

得書。審老母康健。及聞吾弟進脩之詳。甚慰。然君子之爲孝。就養無方。其爲學亦深造不已。願吾弟勉之。卓然成箇大儒也。寄到文字。此中有小冗。僅閱得數篇。中間以愚見竄易數字。不知果是否。吾

弟再細求之區區少年偷惰學行無成近始追悔
求抵上達而沈酣之餘未易得醒靜思反觀不任
悚懼諸凡過失望吾弟不惜盡言蓋親愛莫如兄
弟吾弟又聰敏知理道者吾弟不言則無爲予言
者矣傳習錄文錄須時讀一過大凡做箇好人自
是職分不必要與人同亦不必怕人非笑中流砥
柱視木梗之隨波者何如留意留意

寄劉平嵩都諫

浦一教實多為川匆匆喜不勝恨也講學

爲多一問明遂堅辭避茲樸溪已檄張教授

輩往任其事矣凡天下未平治雖若在位君子之
責然其病痛乃在平居講學不正不精聰明才識
一向就功利詞章浪用浪費爲力滋苦爲蔽滋甚
竟使所建立一無足觀執事素養端毅靜密望進
常士之有志者與其講究爲天下啓太平之基也
毋靳毋靳某業師沈先生雅慕執事欲一接道範
敬此先容阻隔不任馳情幸惟自愛

復沈雲川

不相聞頗久。勿辱手教。感慰可知。授徒一節。實古
聖賢養蒙成物之事。所係甚重。止緣世俗視爲糊
口之圖。故其爲教。亦遂止於功名富貴詞章口耳。
而於古昔聖賢所以立教之意。不復顧察。弊流滋
久。世道日衰。可爲流涕。吾兄素有志願。深思之。凡
教人子弟。不可只如前所云也。吳處義熟其事。甚
善。詩不足以揄揚之。又區區之意。欲因一及教子
弟之法。當爲作記奉去也。水南先生行。先此裁復。

幸惟昭亮

途中寄答從遊諸生

不肖辱諸君相與三年。本無毫末可以補助高明。
過承諸君推許聽信。久而彌篤。至於臨岐之別。脉
脉不歡。越疆之送。戀戀不舍。此尤近時交遊所無
者。不肖何以當也。何以當也。今不肖蹤迹雖漸與
諸君相遠。然此心未嘗頃刻不在諸君左右。想諸
君相知之深。亦復同此。但不肖之意。竊願諸君力
於爲學。不以小得自滿。不以難成自怠。使延平復

有人如文靖文質二先生者出乎其間而不肖得藉以爲榮寵則諸君之惠甚厚甚大若其徒知存念而忘自勗則後之議者將謂不肖之交諸君以私不以道諸君之念不肖以情不以義此不獨不肖所深懼亦諸君所不願有也諸君其尚亮之其尚亮之千里之懷懇欵惟此北風有便無忘惠音餘不備

答延諸父老

區區處此二歲無一善政可以及民過承諸父老相待若此甚感其愧無以爲報獨願諸父老上守朝廷法度下教訓子孫使此邦常不失文獻之舊則區區所藉以爲榮寵實多惟諸父老留意留意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